

直面暴力和创伤

陈姝波
李瑶

刚刚过去的2018年的世界文坛,似乎因为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因故停颁而显得异常冷清。而与世文坛的“冷场”相呼应的,则是这一年久负盛名的英国曼布克文学奖入围作品清一色阴暗抑郁的主题。进入2018布克奖短名单的六位作家,三位来自英国本土,一位来自加拿大,两位来自美国。从题材上看,主要集中在各种暴力、犯罪、种族、以及创伤和生态危机等方面。诚如此届评委主席、哲学家、作家奎迈·安东尼·阿皮亚所说,“这6部作品无一例外地探索了疼痛的解剖学——在监狱,在奴隶种植园,在被暴力撕裂得支离破碎的社会,甚至在大自然中。但在每一部作品里,我们都能看到希望的瞬间。”

“盘点”年度英国文学创作的“业绩”,观察曼布克文学奖的长、短名单以及其他英国文学奖项无疑是一个理想的窗口。从其中英国本土作家的创作看,性暴力、创伤、创新等成为2018年英国文学的关键词。

关键词一:性暴力

文学是现实生活的曲折反映。2017年爆发于欧美,随后席卷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女性运动,让人们重新关注女性的生存状态,2018年英国文学的几部力作似乎与这场声势浩大的反性骚扰运动交相呼应。聚焦性暴力下的女性,反映她们隐秘的伤痛和愤怒的声音是这一年最醒目的主题。“性暴力”首当其冲成为年度头号关键词。

北爱尔兰作家安娜·伯恩斯(Anna Burns, 1962-)凭借其第三部长篇小说《送奶工》(Milkman)获得2018年度布克奖,成为该奖项史上第一位来自北爱尔兰的获奖者。她的处女作《毋庸置疑》(No Bones)描写的是上世纪末在“北爱尔兰问题”期间一个孩子的成长故事,评家将此书与乔伊斯的《都柏林人》相媲美。《送奶工》承袭“北爱尔兰”的历史语境,以一个无名年轻女子的视角,讲述了她在—座无名城市里被一名绰号“牛奶工”的已婚准军人男子跟踪,最后被性侵的故事,呈现在矛盾冲突中从生的北爱地区女性的悲苦经历。小说隐去地名和人名,不仅增添了叙述的超现实主义色彩,还强化了无序的暴力导致人性自我丧失的悲剧后果,同时隐喻了这种性暴力和受害者存在的普遍性。评委主席阿皮亚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绝不是一部有关一时一地的小说,局地服务于探索危机中的社会的普遍经验”。作品中女孩面对性暴力时身心的困扰、无助和屈辱,以及社会的冷漠和偏见,自然让人联想到当下。伯恩斯本人曾经表示此作品与自己从小的生活经验相关,充斥着各种暴力冲突的家乡贝尔法斯特是她创作的原型。小说糅杂大量的意识流和黑色幽默,极具实验性。

威尔士青年女作家索菲·麦金托什(Sophie Mackintosh)的处女作《水疗》(The Water Cure)是一部揭露男权暴力,被评论家称为“直捣父权制度核心”的力作。作品讲述的是一家三姐妹被“国王”父亲隔绝在一个荒岛的庄园里,从小被灌输一套关于世界和生活的歪理学说,并强迫接受一系列近乎变态的所谓“水疗”来净化身体。这部反乌托邦小说赤裸裸地曝光父权制对女性身心的控制和摧残。

关键词二:创伤

尽管发生在上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已

渐渐散去,然而它留下的阴霾和伤痛还清晰可感,加上当今世界武装暴力和军事冲突此起彼伏,英国文坛依然弥漫着战争阴影。苏格兰诗人罗宾·罗伯逊(Robin Robertson, 1955-)的《长镜头》(The Long Take)是一部难以归类、亦诗亦小说的作品。它史诗般地讲述了一位经历过诺曼底登陆的退伍老兵如何承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折磨,无家可归,在美国寻找自己家园的故事。这部作品因体裁上别具一格的开拓和创新而获得“金匠奖”(Goldsmiths Prize),这是2013年创立、只面向英国和爱尔兰地区作家设立的奖项,旨在发现那些“打破常规或扩展小说形式的可能性”的作品。在《长镜头》中,作者大胆采用马赛克式文字、照片的拼贴,以及多重字体混合使用的方式,描述了战争的恐怖及给心灵留下的创伤。如果说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那么,重叙战争的黑暗和恐怖,是将过去和当下连接起来,警醒世人更加珍惜和平。

关键词三:创新

除了罗宾·罗伯逊在《长镜头》一书中进行的语言和体裁上的创新实验,“90后”新锐作家黛西·约翰逊(Daisy Johnson, 1990-)的《地下世界》(Everything Under)也让人耳目一新。小说讲述了一位女词典编纂家幼时被母亲遗弃,成年后寻母,试图重建与母亲的关系,最终却难逃悲剧宿命的故事。《卫报》评论该小说是索福克勒斯笔下“俄狄浦斯”神话的变体和重构。作者在书中大量运用充满宿命感的魔幻元素,将童话与传奇融为一体,故事情节扑朔迷离,引人入胜。无论从题材还是创作风格的选择上,都是一次推陈出新的成功尝试。黛西·约翰逊成为曼布克奖历史上入围短名单的最年轻的作家。

关键词四:文学奖

除了以上这些骄人的创作成就,2018年的英国文坛还举办了一系列文学纪念活动,其中最具有影响的当属“金曼布克奖”(Golden Man Booker Prize)的创立和颁布。是年适逢曼布克奖创立50周年,特设此奖旨在评选出半个世纪以来该奖项历史上最优秀的作品。经过评委们严格细致的品读、推选,5部作品入围该奖的短名单,它们分别是V.S.奈保尔的《自由的国度》(In a Free State, 1971)、佩内洛普·莱夫利(Penelope Lively)的《月亮虎》(Moon Tiger, 1987)、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的《英国病人》(The English Patient, 1992)、希拉里·曼特尔(Hilary Mantel)的《狼厅》(Wolf Hall, 2009)和乔治·桑德斯(George Saunders)的《林肯在中阴界》(Lincoln in the Bardo, 2017)。最后由大众从这5部作品投票选出“金布克奖”得主。出生在斯里兰卡的加拿大作家迈克尔·翁达杰的《英国病人》高票当选,摘得“半个世纪以来曼布克小说奖之最佳作品”的桂冠。由该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曾横扫第69届奥斯卡金像奖9项大奖,此次获奖应该说与它广泛的“群众基础”不无关系。值得一提的是,翁达杰的新作《战火》(Warlight)再次入围本年度曼布克奖短名单。

同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举行了一场“英国和爱尔兰当今最好的小说家”(The Best British and Irish Novelist Today)的评选活动,邀请200位评论家、学者和作家参与问卷调查。女作家阿里·史密斯(Ali Smith)高票胜出,随后的5位作家

依次是希拉里·曼特尔、扎迪·史密斯、石黑一雄、埃米尔·麦克布莱特、科尔姆·托宾。

这一年BBC发起了一项名为“影响世界的100部故事”(The 100 Stories that Shaped the World)的评选活动,来自全球35个国家的100位文学界专业人士,包括小说家、文学批评家、翻译家、编辑等参与评选。最后,荷马创作于公元前8世纪的《奥德赛》高居榜首,获得了25次提名。而2017年年末出版、由英国学者艾米丽威尔森(Emily Wilson)译著的《奥德赛》在这一年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好评。尽管《奥德赛》自问世以来,已经有超过20多个版本的英文译本,但威尔森是该书首位女性译者。她的译本无论在诗歌韵律还是叙述风格上都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原著的风味。《洛杉矶书评》称她的译作“清晰连贯,将奥德赛又一次带到了我们的身边,使我们感受到了他的狡猾、善辩和残忍、总之,他的复杂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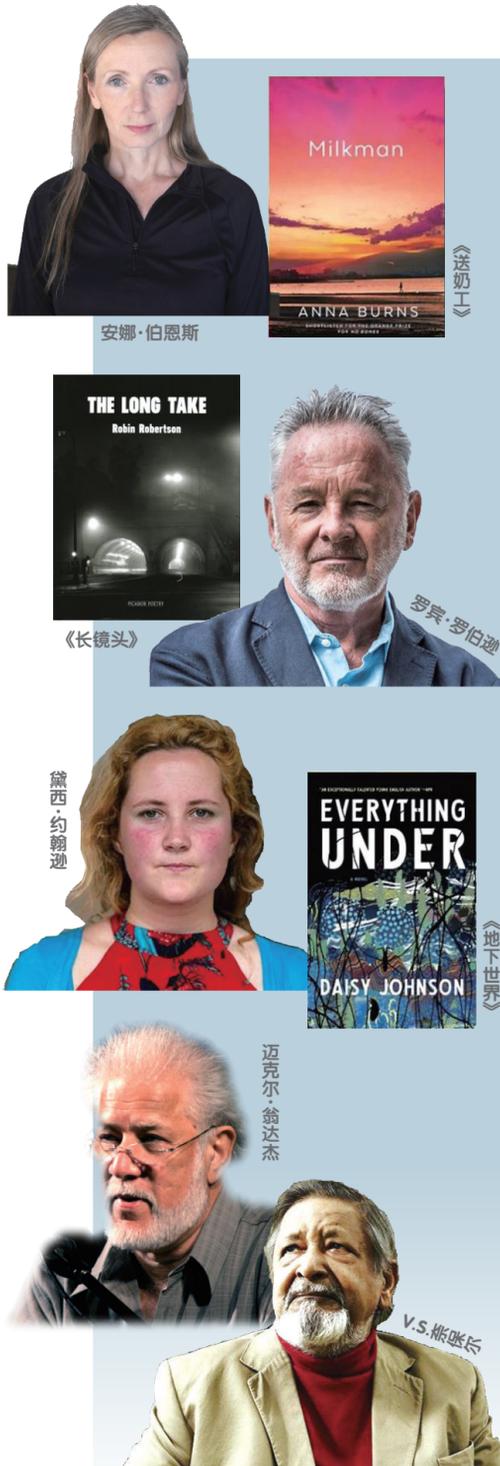
妇女小说奖(Women's Prize for Fiction)是英国最杰出的文学奖项之一,用于表彰用英语创作、前一年在英国发表、不论国籍的女性作家创作的最佳作品。巴基斯坦裔英国作家卡米拉·夏姆斯(Kamila Shamsie, 1973-)的《家中起火》(Home Fire)脱颖而出,成为2018年此项大奖的获奖作品。小说聚焦身处英国的广大穆斯林的身份和安全问题,描写了他们在捍卫自己的“英国性”的同时,为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而进行的斗争。

英国最大的文学奖项之一“瓦特·司各特历史小说奖”(Walter Scott Prize for historical fiction)是为致敬英国最早的历史小说家瓦特·司各特爵士,鼓励和繁荣历史小说创作而设立的。2018年度获奖作品是本杰明·梅尔斯(Benjamin Myers)的《绞刑柱》(The Gallows Pole)。

此外,这一年,不少英国作家还荣获诸多国际文学奖,如作家J.K.罗琳和剧作家杰克·索恩共同创作的《哈利波特和被诅咒的孩子》(Harry Potter and the Cursed Child)斩获美国多项戏剧奖,包括“外圈剧评人奖之百老汇杰出戏剧奖”;“美国戏剧联盟奖之杰出话剧制作奖”以及“美国托尼最佳戏剧奖”;大作家伊恩·麦克尤恩不仅将意大利威尼斯福斯卡里大学的鲍尔文学奖收入囊中,还获得中国第三届“21大学生国际文学奖”。是年10月他亲自来华参加在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21大学生国际文学盛典”颁奖仪式并发表演讲。该奖是2016年创立的一个国际文学奖项,面向所有国家和地区,一年一届,致敬一位具有国际声誉,致力于关注人类的爱、困境和理想的作家。它由中国文学界的权威学者和顶级作家组成的初审评委提名,由21位身兼在校大学生和作家身份的年轻人终审评出,意在体现中国青年胸怀世界,参与评价世界多国文学的眼光和价值。

2018年的英国文坛还送别了一位文学大师——印度裔作家V.S.奈保尔(1932-2018)。这位出生在特立尼达,后移民英国的作家,一生创作了30多部作品,包括小说、回忆录、游记等,其中很多涉及殖民主义以及遗产。《纽约时报》称其为“后殖民世界矛盾的化身”,他获奖无数,2001年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纽约时报称他为“世界作家,语言大师,眼光独到的奇才”。

回眸2018年的英国文坛,我们不仅看到直面历史黑暗和现实危机的种种写实和虚构,还看到作家们不断探索文学表达更多可能性的努力。这也让我们对2019年的英国文学多了一份乐观的期待。



2018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得主尼古拉·马修《追随他们的孩子们》:

写给青春的祭文 写给社会的檄文

张迎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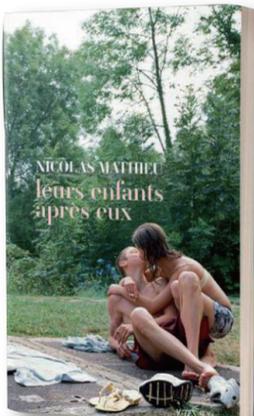
巴黎时间2018年11月7日中午,2018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正式公布。法国青年作家尼古拉·马修(Nicolas Mathieu)凭借其2018年8月出版的小说《追随他们的孩子们》(英译名为The Children Who Came After Them,法文原名为Leurs enfants après eux)获得该奖项。本次龚古尔文学奖经过4轮投票,最终尼古拉·马修以6票战胜获得4票的保罗·葛维雅克(Paul Gervillac),将龚古尔奖收入囊中。葛维雅克以其描写中国的历史文学作品著称,他此次提名的作品是《主子们和奴隶们》。

获得龚古尔奖本身只能为获奖作家带来10欧元的奖金,但这一奖项将大大提升其作品的销量以及作家的声誉。历史上获得这一奖项的小说作品普鲁斯特的《在花枝招展的少女身旁》、西蒙娜·德·波伏瓦的《女人先生们》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等。在今年的开奖致辞中,龚古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贝尔纳·皮沃表示:“尼古拉·马修是一位新生代作家,年轻有为,重视讲述当今法国的社会风貌”,称其作品《追随他们的孩子们》展现了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丰富画卷,同时也是探究青少年成长问题的一部很有价值的作品。

尼古拉·马修1978年6月2日出生在法国东部洛林大区孚日省南部的历史文化名镇艾比纳勒,现年40岁。他的童年是在与艾比纳勒毗邻的格勒备的一个独立住宅区里度过的,那里是一家大型食品公司的员工聚居区,直到公司倒闭之前,尼古拉·马修一直和家人住在那里。他的父亲是

电器机械师,母亲是会计。马修少年时就读于一所天主教会学校,虽然他在校成绩并不优秀,但他在学校最初的写作尝试得到了老师的鼓励,但平凡的身世并没能使他的写作之路更为顺遂,“从14岁开始,我就知道自己将成为作家,但我花了很长时间才实现了理想。因为这条写作之路,我走得很孤独,路漫漫,充满了沟沟坎坎”。

大学时代,他在洛林地区的梅斯大学撰写了硕士论文,论题是关于一位名叫泰伦斯·马利克(Terrence Malick)的美国电影导演、编剧和制作人的哲学理念。毕业后,他就职于一家名叫“洛林网络风”的网站,担任记者工作。22岁时他创作了第一部小说,但据他自己评价,这部处女作不过是“自恋的宣泄”。他正式发表的第一部小说《向动物宣战》(Aux Animaux la guerre),出版时间为2014年。这部关于社会堕落的黑色小说一经出版就被改编成电视剧,并且获得了两个奖项:埃里克曼-沙特里昂奖和最具有希望侦探小说奖。2015年,凭借这部小说,他又获得了两个关于悬疑和侦探小说的奖项。在小说《向动物宣战》中,孚日山区的一家工厂关闭了,但没人会在乎;失



业的白人家长们知道他们的孩子们将来也不会有什么出息。这其中就包括工联主义者马尔泰尔和健身教练布鲁斯这样的危险分子,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所以更加肆无忌惮。他们策划了一起绑架案,准备绑架一个去往斯特拉斯堡的女孩,将她卖给犯罪团伙头目。于是,充满罪与罚的剧情一环扣一环地开始了……作者描写了为富不仁的企业老板,探讨了阿拉伯人移民后代的融入问题等,整部小说都在控诉社会的不公正和不平等。

从2014年出版第一部小说到2018年获龚古尔文学奖只有短短4年,对于尼古拉·马修而言,的确是意外之喜。获奖小说《追随他们的孩子们》和《向动物宣战》有着许多相似之处,都是聚焦法国近年来的社会问题:年轻一代的迷茫和幻灭、普通白人的沦落和困顿。虽然法国评论声称这是一本充满了上世纪90年代法国文学韵味的作品,但它更是声讨当今法国社会现实的檄文和对法国年轻一代的青春祭文。

《追随他们的孩子们》讲述的是上世纪70年代末出生,生活在法国东部洛林地区一个虚构的城镇艾比纳勒的4个青少年:安东尼、艾茨纳、思黛芙和柯莱美从1992年至1998年的成长经历。据作者介绍,这是一部关于“教育”和“幻灭”的小说。他们的父辈们在工厂里辛苦劳作,平日里本分诚实,街坊邻里和睦友善,但重工业时代的终结令父辈面临失业,而孩子们虽然梦想着逃离衰落的家乡,到大城市打拼,但时代的浪潮和命运的束缚始终羁绊着他们,不是困难重重,就是负债累累,即使有人杀出了重围,也丢掉了初心和本真,迷失在异国他乡的滚滚红尘中。尼古拉·马修立志向巴尔扎克和左拉学习,尽力刻画社会现实,他

根据曾担任倒闭工厂委员会书记员的经历,真实再现了法国纺织工业企业老板和工人们之间的斗争;借助他本人在法国东部工厂工人聚居区的童年经历,成功塑造了一些典型人物,描述了一个特定时代里,在山谷生活的居民们的众生相。小说中提到三个社会阶层:最底层的是黑人和北非阿拉伯人,中层的是波兰人、南斯拉夫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中最为蠢笨的,而高层的则是法国本土出生的白人。虽然作者描述的是特定时间(90年代)的特定地区(法国东部洛林地区的河谷工业区边缘地带),但这种“法国环城区”其实正是大部分法国人展开其日常生活的所在——东部等地区是巴黎的环城区,大巴黎又是小巴黎的环城区,大部分人都挣扎在中心与社会边缘之间,这大抵也是世界上很多地区普通民众共同的生活状态。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叙述的线索是1992年、1994年、1996年和1998年的4个夏天,4个章节的标题分别取自90年代的4首摇滚/说唱歌曲:1992年是涅槃的Smells like teen spirit, 1994年是枪花的You could be mine, 1996年是法国说唱二人组NTM的La Fi è vie(《发烧》), 1998年则是Cake乐队翻唱版本的I will survive。这让整部小说读起来有清新脱俗之风,不落窠臼,似乎始终有背景音乐在伴随着一唱一和。夏天象征着青春年华,歌曲散发着十几岁少年的蓬勃朝气,从追求性爱的欲望,到白热化的激情,最后变成苟延残喘的无能为力,正如同写给青春的祭文,象征还没有绽放就枯萎的青春,还没有展露就幻灭的理想,还没有燃烧就熄灭的爱情……

而且,小说开篇就有一段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引文,语出圣经《旧约》的《便西拉智训》,或称《西拉书》,天主教译作《德训篇》:“有一些人,谁也不记得他们,仿佛根本不存在过,他们后来

怎样也无人问津,似乎从未出生过。而同样地,他们的孩子们和他们一样的下场。”而这部小说的名字正是截取了这段智训的最后4个词“leurs enfants après eux”(他们的孩子们和他们一样的下场)。在男主人公安东尼的父亲帕特里克斯自杀前,一首意大利歌手的歌曲引发了他的感怀:“在这悲伤旋律的催动下,生活露出了真实的面目,一塌糊涂,一错再错。这种糟糕的人生就是一个接一个的离婚、葬礼,因为辛苦劳作而伤痕累累,由于怨恨不公而怒气冲冲,多少夜晚无法入眠,终其一生孑然一身。这些多么让人慨叹。我们曾经深情相爱,也曾精疲力尽,到头来两手空空,无法主宰自己的情绪,也无法改写自己的结局。”

马修认为小说应该有小说的社会关怀和政治意识,但小说家毕竟不是社会工作者,也不是政治人物,小说家不做审判和评判,只做观察。而作为小说家,他最希望做的事情就是通过观察去理解这个世界。对于已经被遗忘、正在被人遗忘和一直被遗忘的人们,应该有人为他们写点什么,因为从这些“次要人物”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发现自己,反观自身。虽然全球化让世界少了一些个性,但人们对“青春”都会有一种超越时空的怀旧情愫,对“没有实现的理想”都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情结,对于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平等都会感到义愤填膺的,对于故乡都会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离愁别绪……正如作品第一章里的一段话:“在每个工业发展呈现颓势的单调的城市里,在每个衰落凋敝的穷乡僻壤,没有梦想的孩子们在正聆听着这个来自西雅图的名叫涅槃(Niravana)的乐队。他们任由头发生长,努力将灵魂的浪潮汹涌成怒涛,将绝望扩大成分贝。对于善良的人们天堂已经消失,革命还没有酝酿生成,惟一力所能及的就是制造噪音……”